

# 浮生若梦

*You can't Take it with You*

[美] 哈特  
考夫曼 著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 浮生若梦

You can't Take it with You

哈特

考夫曼 著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若梦 / (美) 哈特, (美) 考夫曼著; 王喆译.  
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·第1辑)

ISBN 7-80179-459-1

I. 浮... II. ①哈... ②考... ③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792 号

## 浮生若梦

---

译者: 王 喆

责任编辑: 子 龙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88

字 数: 727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---

ISBN 7-80179-459-1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最不幸的是那些抱着巨大希望而不能如愿的人；那些虽然贫苦，却有充分的自由实现他们诚实意志的人们是有福的……

——莎士比亚《辛白林》

这个城市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之一。它是在一次战争后取代了另一个城市爬上“世界金融中心”的位置的。人的欲望在这里膨胀，因为这儿的生活里充斥着机遇和挑战。这里汇集着各国、各色人等，富人堆成了堆，穷人则是更大的一堆，不穷不富的人在他们之间也算是一小堆……然而，人只有两种，幸福的和不幸福的。幸福的人不能因不幸的事变成不幸福的人，不幸福的人也不能因幸运的事变成幸福的人……无论如何，事情多半不会比人们想像的更可怕……

你听说过有一条街道能够主宰人的命运吗？不可能？不，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这个城市里就有这样一条街道！它作为金融中心的中心，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，更令人动容的是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……令人们颇感幸运的是，经济前景一直也没有太不堪入目，否则，这里早已成为自杀者的圣地了！

为什么啰里啰嗦的说这么多？一句话，要相信可能性。而且我们还要使自己的生活会尽可能多的充满各种可能，没有莎士比亚，没有牛顿，一切仍在创造之中……我们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讲一种可能，但究竟是什么，在你读过之后就会知道——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你读过之后也不知道——这就当然有可能是作者没讲清楚——还有可能是……如此追究下去，这理是越辩越明了，故事还讲不讲了？！好吧，言归正传——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城市里的——这条街开始……对不起，忘记告诉大家了，这个城市的名字叫——纽约，而这条街的名字叫华——尔——街！

## 二

有一天早上，就是说这一天与其他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两样——华尔街两侧依然是林立的高楼，街道上依然是车来车往，人头攒动。这里的人们像平常一样，都在赶时间——不赶时间他们吃什么？人是天天都有新面孔，可楼是不会动的，它们一直都在注视着脚下渺小的人是怎样进入或者走出自己身体的。似乎它们天生就是一种标识，楼的高矮胖瘦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其主人的“高矮胖瘦”——这当然是指经济实力上的，而不是生理上的。比如这座高大挺拔的建筑物……对，就是门口的墙上悬挂着“柯比公司”牌子的大厦，它的主人，柯比先生的钱堆起来肯定比这楼还要高不少，而他本人，却是个矮胖子……柯比公司的大楼门口还有警卫。这个中年男人不知道正想着什么——可能是今天早饭的面包烤糊了——突然，他发现远处驶来一辆汽车，一辆非常豪华的黑色劳斯莱斯车，准确地说，他甚至连车牌号都看清了，尽管车离这儿还很远，但是主人的车总是认得出的。门卫在发现的同时就飞快地跑了过去。他等车停下，毕恭毕敬地把车门打开，对正要下车的人说了一句：“早上好，柯比先生！”柯比先生一抬头，正好看见门卫脸上极其生动的表情。他矜持了一下，皱着眉头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你好。”大概这么多年，门卫脸上的表情就没变过！柯比先生约莫五十多岁，戴着帽子，穿着大衣，像番茄一样的脸上还架着一副眼镜儿。他有些发福，本来就胖的身体现在像啤酒桶一样……柯比先生风尘仆仆的，精神气色都不太好，应该是旅途劳累，因为他刚从华盛顿赶回来……

柯比先生刚刚进入大楼，很多人就围了上来。“早晨好，柯比先生！”“早晨好，柯比先生！”“柯比先生，早晨好！”人们的问候声响成一片。想必是他们的表情也和门卫一样罢，柯比先生毫不理会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他要去电梯间，然后上楼，因为他的办公室在那里。谁知早有几个记者守在电梯口！他们手持相机，一见到柯比一行就要“动手”。柯比先生的随从抢先一步，过去用手比划着阻止他们：“不许拍照！”眼见机会就要错过，一个记者不甘心，他追上去大声喊着：“我是

《纽约时报》的！柯比先生，请您就经济前景发表一下意见！”柯比先生已经进入了电梯间，里面的黑人侍者向他敬礼。随从替他回绝记者说：“新闻界应该知道柯比先生从不发表任何意见！”老柯比很威严很神气地一挥手：“上去！”电梯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那个可怜的记者和其他人一样被关在门外，他应该知道《纽约时报》也没有什么可特殊的——因为他要采访的人太特殊了！

柯比先生一行出了电梯。一个工作人员就急匆匆地跑来，手里扬着一张纸：“电报！柯比先生，大家都在办公室等您呢！”老柯比回答说：“很好！”随即进入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已经有很多天没进入这里了。办公室是极为宽敞的和豪华的，墙上还挂着大幅的油画，而且摆着很多装饰品。一看见他，柯比先生的合作伙伴们、下属们，以及他的儿子托尼都站了起来。一群人就那么眼巴巴地望着柯比先生——还傻笑着。柯比本人算是回家了，他不慌不忙摘下帽子，笑着说：“大家好啊！”他的儿子托尼这时很有礼貌地向前一躬身：“你好，爸爸。”托尼高大、英俊，穿着合身的西装……反正让人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年轻人竟是柯比先生的儿子。老柯比很兴奋地脱下外衣，对大家说：“早上好！……回来可真高兴啊！儿子，你好吗？……你妈妈好吗？她怎么样？”托尼告诉父亲：“她非常好！”老柯比幽默了一下：“差一点儿把你叫到白宫去了？”儿子也毫不怠慢：“是真遗憾啊！”听了儿子的话，柯比先生又笑着挖苦他说：“你觉得副经理的感觉怎么样啊？”边说着还用手背弹了托尼肚子一下。周围的人也附和着笑了起来，看托尼怎么回答——老柯比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是托尼以副经理的身分代替他处理公司事务。这么大的担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，确实太重了……托尼却面不改色，仍旧微笑着回答父亲：“还行。”柯比先生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他踱着步子走到房间右侧办公桌那边去。周围的人除了托尼，也都跟了过去。其中一个还调侃了托尼一句：“他说话仍然像拔了一颗牙！”

“华盛顿有什么消息吗？有新闻吗？前景如何？”柯比先生的一个合伙人马上切入正题。柯比并不回答，他吩咐下属：“来杯苏打水！”“我们的前景怎么样？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吧？”另一个人急不可待。柯比先生接过下属递给他的水，刚喝了一口，他有些恼火地

说：“好了，我说过了不会受到干扰！我们将完全按照计划进行！”说着他用手指点着这些人：“只要有头脑，我们将是最大的私营垄断集团！蓝姆森已经在计划兼并之内！”“蓝姆森——?! 怎么可能?!”人们不敢相信。蓝姆森可不是个小公司，它的规模几乎可以和柯比公司并驾齐驱。况且它的老板蓝姆森先生和柯比先生是老朋友了……“政府不会容忍的!”柯比的合伙人很担心。柯比先生却坐下了。他再次肯定说：“一点没错！我们将会控制所有的制造军火的材料！先生们，世界第二大的柯比公司就要借此发财了!”托尼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，他对此并不“感冒”。“难道没我们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吗?”“噢，我看蓝姆森是不会允许给任何人吞并的!”这边争论还在继续。托尼打了个哈欠。

“要是给他点儿刺激，你看他答不答应——围绕其工厂的十二个街区都是我们的了!”柯比先生亮出了底牌。托尼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……“哦?”“噢!”“是吗?”“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!”合伙人们嚷了起来，他们颇感意外。这回柯比先生得意了：“没有我们，他怎么完成他的合同呢？现在你们最好行动起来，拿下与其他人的兼并谈判——蓝姆森我会亲自处理的!”老柯比的话使人们激动起来，因为一个伟大的计划就要成功，世界第二大的柯比军火公司将取代现在的柯比公司!“哦，好的！我们抓紧去办!”“我还要和我的集团开个会!”柯比先生的合作伙伴们满意的离开了。做“头儿”的难处，就是你得让每个人都满意……

老柯比刚缓了一口气，一个下属就走了过来：“先生。”他递给柯比一小杯乳白色的液体。老柯比看了看，不无抱怨地说：“一年花上一万元医疗费，可我还在吃这些破药!”他接过来喝了一口，马上被噎了一下。这肯定是一种“味道不坏”的药！柯比先生拿着他的药走过去，走到儿子托尼的身边，斜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办公桌上。“你看我们的前景怎么样?”做父亲的征求儿子的意见。“别问我——你知道我的价值观不合潮流!”托尼不想回答。老柯比对下属说：“哎，给我接那个哭丧着脸的房地产商的电话！……他叫什么来着?”“布莱克利!”“哦，对！接他的电话。”托尼关心父亲的身体：“爸爸，你好点儿没有?”老柯比一皱眉：“糟透了！胃的毛病……”“我也这么想。”“这

阵子跑华盛顿太紧张了，可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该他们来找我了！哎，托尼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国家要是没有我们，将无法制造那些武器大炮！”“既然如此，爸爸，别忘了制造弹弓！啊？”托尼讽刺了一句，转身离开了。柯比先生想了一下，忍不住很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您的电话，先生。”老柯比一边回味着儿子有趣的话，一边接过电话：“太有意思了……哎，你是谁呀？什么？布莱克利！”柯比先生一下子严肃起来。



房地产商布莱克利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。这当然不是说房地产商都是妖怪，还专吃地皮，而是布莱克利的手下比尔·汉克斯在抽烟。他悠闲地坐在办公椅上，看着自己的老板在打电话，在别人面前低声下气——往往这个时候，是会令下属们很过瘾的！再看布莱克利，汗都快下来了，手里握着的听筒在他眼里，就像柯比先生的手一样，被他死死攥着。布莱克利是属于那种“聪明绝顶”的人的。他的头发只有脑袋周围一圈儿，几乎可以数得清。柯比先生说他哭丧着脸并不为过，仅那一双坠着大眼袋的眼睛让人看着就够难受的，更不要说他干瘦的且像刀削过一样的脸形和那鹰钩鼻子……

“啊，请等一下，别吃了我！……我已经把十二个街区内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——除了一座小小的房子，那家伙死活不卖！……”布莱克利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很紧张地应答着。“如果不能得到全部的土地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！”电话那边是老柯比愤怒的声音。看上去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“我知道——可我在和一个老顽固打交道……他的房子不值二元五美元，可我已经出价到五万美元啦，先生！”布莱克利感到头疼。“要是钱做不到，你可以用别的办法！那是你的问题！……你给我记住，布莱克利！得全部拿下，否则一个子儿也不给！”柯比先生挂上了电话。

“好……一个子儿也不给……”布莱克利无可奈何地也挂上了电话。他扭过头来对手下比尔抱怨着：“真是一个冷血动物！……可笑！”“这比喻只对一个人最合适！”比尔微笑着骂了布莱克利一句，他还在不慌不忙地抽着烟。布莱克利没听出来，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笔生意上：“我只有想方设法得到那所房子，比尔！”老柯比关于一个子儿也不给的话，深深刺痛了他。“你总不能强迫一个人卖掉他的家！”比尔毫无建设性的建议，他还不够冷血。“我得逼着他卖掉，就是用瓦斯弹也在所不惜！”布莱克利狂了。

“你听着！听着——！”布莱克利越说越激动，他气急败坏地走到墙边，指着办公室那面墙上悬挂着的街区地图告诉比尔，让他听清

楚：“在这十二个街区里已经投下了巨额资金！这资金的背后是这个国家里最有权力的人！而一个蠢老头，还有那所可怜的蠢房子阻碍了这桩生意……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”在布莱克利说话过程之中，他手里的手绢不停地挥舞着，他的眼睛在不停地眨着，他的手下比尔听着听着就笑了起来：“哈哈……对不起，约翰，我觉得这挺伟大的！”“你告诉他，我们出价五万美元的时候，他说了些什么？”布莱克利急于知道当时的情景。“我也记不清了，不过我记得有人开始唱歌了，有人跳起舞来……温德洛夫爷爷坐下来，开始吹口琴了！”“吹口琴？！他们是一群傻瓜？！”布莱克利觉得不可思议。“可爱的傻瓜——！”比尔补充说。“老一套要钱的游戏！”

布莱克利下了断语。他还没见过和钱过不去的人，那些做出种种姿态的，大多都是为了要更多的钱。“我看不像……他对钱好像不感兴趣！”比尔不太同意。

“温德洛夫先生来了！”女秘书琼斯走进来，告诉布莱克利他们。“喔——快叫他进来吧！”布莱克利突然一下子得意起来。“好的，先生。”“你怎么找到他的？”比尔问布莱克利，他感到不解。“对钱不感兴趣？”布莱克利反问了比尔一句。他思索了一下，还是先冷温德洛夫一下对一会儿杀价比较好，于是叫秘书：“琼斯小姐！等一下——先别让他进来！让他等一会儿，让他歇歇脚——！”

## 四

温德洛夫左脚打着石膏，拄着双拐，站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大厅里的一座柜台前。他正吃着手中的爆米花。环顾四周，偌大个大厅里全是敲打键盘的人，所有的记账机都在有节奏地响着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人。这里所有的人脑子里只有数字，他们和电子计算机的最大区别不是有生命，而是不插电。我们的温德洛夫先生六十多岁，身材适中，长相很端正。头发是白的，在他脸上尤其吸引人的是那对眼睛，它们散发着一一种睿智的、坚定的光芒。威严而不失慈祥和蔼，温德洛夫就是这样一种老人……

“温德洛夫先生，请等一下！”那个叫琼斯的女秘书从里面的办公室走出来对他说。“好——谢谢！”温德洛夫笑着回答。“想得到吗？！要我把钱分成三份！”一个人嚷嚷着和另外几个人一起，从温德洛夫身边挤了过去。他们大概是上了布莱克利的当。温德洛夫先生把目光停留在站在自己对面、柜台后面的这个记账员身上。这个记账员小心翼翼地不停地敲击着键盘，连头也不抬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温德洛夫的存在。他戴着一顶只有帽檐的帽子，因为谢顶，会让人以为他真的戴着一顶“像样儿”的帽子。记账员还戴着一副眼镜——也难怪，这里的数字绝对会把你的眼睛弄坏。

温德洛夫先生看了一会儿，实在禁不住了，开口问他：“喔，你在……你在做什么？”“啊？哦，不……上帝啊，我搞错了！……二十年来头一次出错……”他被温德洛夫的举动吓到了，左顾右盼起来，一副生怕被别的人知道的样子。“我想，这大概会使大楼倒塌吧？”温德洛夫觉得这人挺有意思。“啊？——”记账员没听明白。“吃点儿？”温德洛夫把爆米花递给他。“哦，不——这会毁了我的胃口……”记账员笑着拒绝了。“干这个有什么用？”把生活放在这里和枯燥的东西打交道，确实是严重的浪费。“我得把一些数据加起来，看看是不是正确……”“为什么？！”温德洛夫继续追问。“为什么？……这样就可以修正这些错误的数字……你知道么！”记账员巧妙的回答都可以作为脑筋转弯的试题了！“啊……你喜欢这种吗？”“啊？什么？”记

账员手里不停，他没听懂温德洛夫的话。“——就是你干的这工作！”温德洛夫更直接了一点。“哦，不——该死的，上帝啊，我在说些什么啊？”一不小心就实话实说了，记账员赶忙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，又开始左顾右盼起来。“那你为什么干这个工作？”对方穷追不舍。“您瞧，这当然是规矩很严，而且我——”他开始掩饰。“你干这活——有没有更喜欢的工作啊？”“哦不。”记账员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说的话。“去你的吧！——我才不信你说的话呐！……你再跟我说说，有没有更愿意做的事啊？”记账员看了看周围，他显然是被温德洛夫的真诚打动了，小声对他说：“我……我，我制造东西！”“陶器？”“哦不，东西，东西——”“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东西！”记账员弯下身子，从他的柜台里面拿出一样物件来。原来是个玩具——一只毛茸茸的可爱的小兔子坐在一只小木桶里。记账员给它上了发条，兔子就开始在木桶里旋转起来，还不时地冒上来一下，同时响起了优美的八音盒似的音乐！温德洛夫爷爷开心地笑了起来：“真是太可爱了！”“是的！是可爱——是的！是我自己做的……别的还有很多呐！”看到有人欣赏自己的作品，记账员很高兴，一扫刚才小心拘谨的神色。“是吗？那您干嘛要和这些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呢？依我看，鲍……鲍，鲍——”记账员拿起桌子上放的名牌指给温德洛夫爷爷，让他看清楚。“噢，对啦！依我看，鲍普金先生，这个才是你最喜欢做的！”“对——等我有一天没什么事啦，有一天等我有钱的时候。”鲍普金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可一个人没有什么事、又有钱的时候，几乎不可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，这也只能聊以自慰罢了。“那好，到我们的房子来工作吧！干你的制造工作！”“哦，可是这个，我——”“来吧——！你会喜欢的！在我们那儿每个人都干他最喜欢的工作！”这个温德洛夫是干什么的？鲍普金有些怀疑。顺便说一句，跟数字打交道的，大多是无神论者，什么天国乐园之类的事是不能打动他们的。于是鲍普金就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——那一定是妙极了！……可，可我怎么生活呢？”“像我们一样啊！”“一样？谁照料你们呢？”“就像照料百合花的那个人……鲍普金先生，只是我们要做些工作，创造些东西，很好玩的！要是你愿意，就来吧……也做一朵百合花！”“种百合？我？一朵百合花？”鲍普金先生还是不太明白。其实温德洛夫爷爷的意思就是自己照料自己，

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百合花只是一个比喻。这回温德洛夫该知道了——对一个整天生活在现实主义里的人，用任何浪漫的比喻都是对牛弹琴！

“这是什么？”一个女同事凑了上来。“这是鲍普金先生做的一个玩意儿！”温德洛夫向她介绍。“哦，鲍普金先生——爱菲尔，过来！瞧瞧这个——！”“噢——真漂亮！琼斯，看看！”“太棒了！”不一会儿，这里就围了一堆人，大家纷纷对鲍普金的玩意儿赞不绝口……如果你把一件事告诉了一个女人，就等于告诉了整个世界！……还有，玩具对成人的效果，有时比对儿童强烈得多……

“她呢？琼斯小姐呢？”布莱克利先生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后面跟着手下比尔。可怜的人，他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忍不住嚷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！”布莱克利是决不会允许工作时间出现如此混乱的。时间对他来说是金子做的！大家听了老板如此失态的叫嚷，就都散开去，安静下来。鲍普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又开始算账。

布莱克利先生恶狠狠地扫视诸位，看是谁在浪费他的钱！一眼瞥见温德洛夫爷爷，马上换了一副嘴脸：“啊——欢迎，欢迎！温德洛夫先生，请到我的办公室去！”“啊——谢谢你，我正想走呐！”温德洛夫先生并不领情。“走？”布莱克利不解。温德洛夫却径自和比尔交谈起来：“你好，汉克斯先生！”“你怎么啦？”比尔看了看他的脚打着石膏，“上次我见你时你挺好的。”“噢，我的孙女用激将法看我敢不敢滑楼梯呀！”“这真是太糟糕了！很严重吗？”布莱克利赶忙插话，他要把话题引过来，至于温德洛夫的脚——他摔死才好呢。“没什么，只是扭了一下。不过让我最高兴的是——这个拐杖，我小时候就想试一试！哦，你呢？”温德洛夫爷爷把拐杖在他面前一晃。“是的，是的，一定很好玩！好——温德洛夫先生，我相信我们可以互相理解！那么我们准备好开始谈生意啦——”“哎——你的眼睛跳得厉害！工作太辛苦了？”温德洛夫岔开话题，“应该去度度假吧？”“好吧！只要你满意——！”布莱克利的眼跳得愈加厉害，“温德洛夫先生，我们别玩游戏啦，我很忙的！好吗？”“只要你保证治好你的眼跳！布莱克利先生，我该走了，我还得去大学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呐！”布莱克利掏出一张纸晃了晃，他不想再扯皮下去：“这是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——！”

“啊——？”“啊——！你看过了吗？很有意思！”温德洛夫隔着布莱克利和比尔说话，声音很高，把布莱克利的声音压了下去。比尔老实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“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真该去听听那个演讲！……好啦，我该走啦——小心你的眼跳，布莱克利先生！”温德洛夫学着他的样子眨了一下眼。房地产商目瞪口呆，神经性地又紧眨了几下眼睛。温德洛夫没走几步，又回过头来招呼记账员鲍普金：“快来吧，鲍普金！”“我很愿意——”鲍普金又看见瞪着自己的布莱克利，“可是我想……还是不去啦！”他赶紧低头工作，想避过灾难。但布莱克利还是终于对他爆发了：“你！都是你的错！你和你的玩具——！”他拿起那玩具兔使劲往桌子上一摔！“不！先生！”鲍普金心疼地喊道。他抱着那只玩具，看看渐渐远去的温德洛夫，又看看眼前穷凶极恶的布莱克利，急得不行，最终他下定了决心，朝温德洛夫喊着：“请你等一下！等一下！”鲍普金迅速拿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，当然还有那只“兔子”，追了上去。“你要是走了，就别回来！”身后是布莱克利歇斯底里的叫喊声。鲍普金反身又跑了回来！……他在布莱克利脸上吐了口水，又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，几乎和温德洛夫爷爷同时踏上了电梯。“等等，等等！……”

鲍普金对他说：“……木已成舟，我也成了百合花儿了！”温德洛夫递给他：“来点爆米花吧！”电梯门“嘭”的一声关上了……

## 五

黑人女仆雷沃儿打开厨房里的壁橱，把牛奶拿了出来，倒到杯子里。她对身后的女孩说：“你外公是不是参加毕业典礼啦？我的小姐？”“应该是的！”女孩一边跳着舞，一边回答雷沃儿，然后又吹起了口哨。这个女孩并不很美，但是长得很俏皮。她叫爱茜，是温德洛夫先生的外孙女。温德洛夫有两个外孙女，爱茜是姐姐。她穿着一件花裙子，还戴着白围裙，因为要把烤好的糖果从烤炉里取出来，怕弄脏了衣服。跳芭蕾舞和烤自己喜爱的糖果是爱茜的两大爱好……“不知道他要带回多少人来吃晚饭？”雷沃儿又问。“我不知道……这要看他是不是从公园里穿过！”爱茜蹦跳着回答。大概温德洛夫先生对于邀请别人到自己家吃饭的事津津乐道，看着一大帮人吃吃喝喝的老头儿心里就高兴！“让他带吧！我会为他们准备晚饭的。”雷沃儿和这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善良、慷慨，她开始擦餐桌上的盘子。爱茜小姐跳着舞，她真是一个“跳来跳去”的女人——不过很可爱！这里是温德洛夫先生家的客厅，很大也很乱。它的右侧是门与门廊，有一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。左侧也有一条楼梯，那是通往二楼卧室的。这里有沙发，有台灯，也有壁炉……一种很普通的美国家庭陈设。但是有两样是与众不同的，一是一架木琴，二是挂在门廊右侧柱子上的一块牌子，上书——“甜蜜之家”。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，这个家最大的特色肯定不是这块牌子，究竟是什么……

温德洛夫先生的女儿、爱茜的母亲萍妮正坐在客厅右侧的一角里打字。准确地说，她是在写剧本——这是她最近的“酷爱”。萍妮约莫五十多岁，但显得很年轻。她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就是爱茜，小女儿叫爱丽斯。萍妮坐在椅子上全神贯注地打着，似乎房子倒了也不能影响她。她面前的写字台上有一台打字机，并且胡乱地放着一些稿子。她身旁还堆着厚厚的打好的文稿，一只很乖的小猫就趴在那些打好的稿子上。萍妮每打完一张便用手把小猫拎起来，把纸放在它的身下……拿活猫做镇纸还真是第一次听说！是不是一天也不能给它喝水？否则……爱茜跳着舞旋转着，嘴里还哼哼着来到母亲

身边。她举着手里刚刚烤好的糖果，凑到萍妮眼前：“妈妈，尝一块我做的——‘爱之梦’，好吗？”“现在不行，我正忙着……唔……”爱茜不由分说，往她嘴里塞了一块。萍妮吃着糖，向女儿抱怨：“你今天一定要做糖果吗？爱茜，屋子太热啦！”“埃德出去，又带回来一堆定单！……味道怎么样？妈妈？”女儿已经堵住了母亲的嘴，现在她想知道自己的手艺到底如何。“如果你喜欢做这个，你可以开家糖果店啦！”母亲很满意“爱之梦”。“昨晚上埃德也这么说——可是我说不！……我要当舞蹈演员！”爱茜一提到这个，又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。

“第二幕写完了吗——？斯卡莫夫人？”女仆雷沃儿走了过来。“哦，没有！我刚让‘莘西娅’进入修道院！”萍妮的剧本还没写完，就已经很有观众了。让家庭成员们关心自己的人物，使期待值升高，这是一种炒作的好办法……这时，一个男人从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走了上来。他站在楼梯口，冲着底下的什么人喊着：“我这就下来，德皮纳先生！我只想让我妻子看看我做的新鞭炮！——萍妮！你看呐，在七月四日以前我们还能做出不少！可以卖十个便士！”这个花白头发，穿着皮坎肩，手里拿着烟斗的男人就是斯卡莫先生，温德洛夫先生的女婿、萍妮的丈夫、爱茜和爱丽斯的父亲。他看起来比温德洛夫还显老，却有一颗爱做爱玩鞭炮的心……此刻，斯卡莫先生正为这个新的鞭炮品种兴奋不已——他说着说着竟然把鞭炮在客厅里放了！“不错吧？萍妮！”马上征求妻子的感受。“是的！亲爱的，不错！”萍妮一点也不见怪，反而同样兴奋地回答丈夫。“孩子们会一买而光的！”斯卡莫仿佛看到了抢购的情景、孩子们的笑脸……当然，还有美元。“斯卡莫先生——！恐怕火炮的火药部分，离气球太近了！”斯卡莫的助手德皮纳先生从地下室走上来说。“我们去地下室实验！”斯卡莫劲头又来了，走在前面。“我们还是去问问外公吧？”德皮纳跟在后面嘟哝着。他们两个人又回到下面工作去了……

“我没做什么，可感觉特别累——！”黑人男仆唐纳德一屁股坐在厨房的椅子上，脸上的表情很痛苦。“哦，是的，你总是很累！什么原因呢？”雷沃儿对他这副样子早已经习惯，她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况且她也正忙着，于是便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！来，给我把桌子摆好！——快去吧！”“我干嘛替你干活？……就因为我们要订婚了吗？”



唐纳德一脸的不情愿。“去吧，去吧！”雷沃儿知道他只是抱怨而已，唐纳德听自己的话……男人只得去摆餐具。“唐纳德，你进过修道院吗？”一直在打字的萍妮妈妈突然发问，她的余光好厉害，头也没抬就看见唐纳德过来了。“哦，那儿我没怎么去……我一直在吃救济！”唐纳德以前的生活经历——是外公收留了他。

“砰”的一响，关门的声音传来。一个男人走进客厅。“你好，妈妈！……你说什么，唐纳德老兄？……啊，我的糖卖完了！我美丽的妻子在哪儿呢？”说话的男人是爱茜的丈夫埃德，他刚收摊儿回来。埃德是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，他穿着一件外毛衣，上面还有个犬大的“A”字。埃德寻妻子不见，就用手配合嘴巴发出“呜呜”的怪叫，这是他和爱茜之间的暗号——这声音有点儿像“人猿泰山”，不过“泰山”可比埃德要强壮得多了。爱茜闻声而来，一下子跳到埃德身上，让他抱住自己。“哦，埃德——！”爱茜甜蜜地望着丈夫。“哦，宝贝儿——！”埃德回应妻子。“尝一块，新品种！”爱茜往他嘴里塞了一块糖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无限向往地说：“我把它称做——‘爱之梦’！”“哦，你真是天才！”埃德夸奖妻子，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于是放下爱茜，“等一下，听听这支曲子……已经练了一整天了！”“什么曲子？”爱茜问。埃德拉起她的手：“来，到这儿来……我想你会喜欢的！”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到那架木琴前。埃德弹了起来，木琴清脆悦耳的声音使爱茜沉醉其中。“啊……是的，我很喜欢！……埃德，是你写的吗？”“不，是肖邦！”“啊，真像你写的！”谁的丈夫谁不爱呀……爱茜又随着音乐跳起舞来。

“啊！——噢！——”唐纳德惊叫起来。“你说什么呐，唐纳德！”爱茜一看便笑了起来。唐纳德自己也笑了起来——原来是桌子上的一本书把他吓了一跳！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因此唐纳德刚一打开就被书的“内容”吓着了——一只用弹簧做的大虫子蹦了出来！——这准是斯卡莫先生他们做的怪玩艺儿……